

紅色阿里安德妮的生理解剖 2

——一個高尚女性的旁注

■ 1991年秋 倫敦

(三)

還是在文革的時候，潘青就聽院子裡的大小孩說過她女兒的事情。她的獨生女兒程曉霞是在參加武斗時，被造反派的對方抓住后槍斃的。據說，槍斃的現場，是在一艘船上，那艘輪船停靠在長江邊上。當時被槍斃的一共四人。四個人被用棕繩五花大綁捆住后，跪在船舷邊上，然后在岸上萬頭攢動同仇敵愾的揮臂怒吼中，被一個個擊毆到了波浪滔滔渾黃的江水里。時值溽暑發大水，據說，連尸體都沒有收到。而槍斃人的原因，就是那場震驚全國的8.13慘案。她的女兒程曉霞是那場慘案的副司令。程曉霞被抓住后的下場就可想而知了。

文革結束後，有公安局的人來調查，說是用槍打死程曉霞的人被判刑關進了監牢。不知為什麼，她竟然說願意收留那人做他的干兒子，她那樣很是認真的提議反而讓專案組的人為了難，而且，也于情于理不合。殺人抵命，天理昭昭！沒有槍斃而只是判15年徒刑就已經充分體現出共產黨的寬大了。再加上，四個凶手，當時都是在只有幾米的距離上，用56式半自動步槍連發掃射的。據專案組的人說，四個凶手步槍彈夾里的10發子彈全部都是打光了的，而且，又是交叉射擊。之所以要交叉射擊，就是怕日后受到追究，而且據他們自己后來交代，他們從心理上也不願意一對一地射殺對手。就是說，是四十發子彈在近距離內亂槍掃射四個人，哪不把人打成蜂窩才怪！關鍵是那樣就變得誰殺了誰就誰也說不清楚了。就是說，是一場集體屠殺。所以說，誰又知道是其中的哪一個槍殺她的女兒程曉霞的？準確地說，四個家伙都是凶手！總不可能四個都去當她的干兒子吧！所以，私底下，院子裡的XXX就說：

程茜怕是神經出了什麼毛病。你看，男人又是他媽的一個滿世界亂搞女人的花花公子，五十年代就和她離婚。一個是延安時期的白馬王子，魯迅藝術學院演《雷雨》里面的男主角，就是戲臺子上那個嘴巴上老是叼起一根呂宋烟的煤礦公司的董事長周樸園，另外一個是演女主角的投河未死的“下人”侍萍。說般配呢，他們兩個也還是那麼般配的一對，說不般配呢，他們兩個還真的不般配！按照迷信的說法，就是他們兩個就不該演那個戲，戲里面就是男的把女的搞得跳了河，那還有個什麼好結果？狗日的，程茜毀就毀在她的那個曹平原身上。所以，我那四個女兒以后

找女婿不能夠找那種長得英俊的家伙！只要不是個傻瓜，不是什麼瞎眼聾子啞巴，憨厚老實一點，下面那根雞巴棒錘兒管用能夠給老子們傳宗接代就行球啦！

又有xxx說：

程茜也是，離了婚就再找嘛，她還等他，狗日那個曹平原都又離了三次婚羅！她還在等。一蟹不如一蟹哦！聽說曹平原現在找的是他媽的一個郊區的菜農，說是還是他媽的一個獨眼！說是那個菜農比他小20多歲，結了婚又出去渾，他就關起門用皮帶抽，結果把那個女娃娃眼睛打瞎了一只。那個狗日男人



簡直就是他媽的一個五毒俱全的魔鬼，不知道當年是怎么混到延安去的，延安又怎么會有他那樣的東西？你看你看，程茜倒是官運亨通，但是沒有男人怎么可以，不正常嘛——結果還是鬧出事來，聽說是中央的一個什麼官，也只是偷偷摸摸，后來那個官的老婆又鬧了起來，一封又一封的信寄到中組部和中央辦公廳，中組部和中央辦公廳又一封又一封地轉寄到省委辦公廳，省委辦公廳又一封又一封地轉到省高教廳……

(四)

現在，又把扯岔了的話頭理回來，就是說，那年夏末的一天晚上，很深夜的時候，當潘青正和她并排坐在那張寬大的棕色的牛皮沙發上處理文件的時候，他看見她起身去把原先半開着的門拉過來關上了，又小聲地把暗鎖上的保險鈕也推了上去，還把屋頂原先亮着的那盞枝型吊燈也關上了（現在，他想起來，為什麼先前那間奇怪的屋子里會有一盞枝型吊燈。）。潘青注意到了這些，但是，他並沒有更多地去想什麼，

還是繼續看他的文件。

后來，當她又坐到了他的身邊的時候，她的平時總愛伸過來摩挲他的頭皮的手就又伸了過來……

一開始，潘青還無所謂地感到，那不過就是她慣常的動作罷了，自己還在穿開襠褲流鼻涕的時候，她不就是也那樣嗎？潘青在那時的感覺仍舊是停留在親切和親近上面。關門也好、小聲地把暗鎖上的保險鈕也推了上去也好，把原先亮着的那盞枝型吊燈也關上也好，不過就是在親切和親近上面再加上親密罷了，最多不過就是她的母性發作，把自己看着是她的一個兒子，有點兒親昵罷

他感到，她的一身打扮，就象是要去參加一場什麼隆重的舞會。

后來，潘青感到，緊挨自己坐着的她有些異樣，她的手漸漸就時不時從頭皮滑到脖子，又從脖子伸進衣領里，在自己的肩膀兩邊輕輕地揉捏起來，那樣，好一陣，潘青感到自己身上的血往下體和頭頂上兩頭沖，上上下下都在開始燥熱和膨脹，一種坐立不安不知所措的感覺油然而生……

那只手后來又從衣領里抽了出來，潘青正感到鬆了一口氣的時候，她的手又擱在了他的脊背上，他感到她柔軟的手掌在自己的隔着薄薄的白襯衣上面輕柔地摩挲着，又在脊背上來回上下地滑動，那時，他先前的那種上上下下都在開始燥熱和膨脹和坐立不安不知所措的感覺慢慢地變得全身熱血奔騰，進而又由熱血奔騰變成一陣陣火飄火撩的瞬間遍布全身的燥動……

后來，他感到那只手順着脊背又在往下滑，它滑到腰眼那兒猶豫了好久之后，竟然就停留在那兒不停地揉來揉去……潘青漲紅着臉，起身彎腰伸手到沙發前的茶幾上拿另外的一份文件，突然，他感到她的那只溫暖的手，竟然在他的掀起來坐板凳的肉磴磴的地方啪地一聲出其不意地猛擊了一掌！他還楞在那里的時候，她已呼哧一把就從后面伸進去，抓住了他的胯下的那根早就硬梆梆地直立起來的東西！又紅着臉連聲夢囈般哆嗦着唏噓不已道：

“嘖，啊呀……啊呀……嘖，啊呀……你怎么就那么地象當年我的大黑——我的大黑——嘖，啊呀……我的寶貝……我……我……你你你我我我……你你我我……你你……你今天可不能放走了你……嘖，啊呀……你……啊呀……我……”

潘青回頭看時，她已經是一副泪眼婆娑、目光迷離的樣子，解開的衣領已經是春光咋瀉地露出一對白晃晃的奶子的上半部。他還在不知所措的時候，她已經從并排坐在一塊兒的雙人沙發上騰起身來一把就把他按在了她的坐着的大腿上！

天啦，雖然，雖然她已經是他的母親的年齡了，可是，她卻是豐腴猶存，他感到她的一對沉甸甸的乳房壓在了他的脊背上。她什麼都沒有做，她就那樣地抱着他，緊緊地抱着他。其實，他知道，她是什麼都想做。但是，她又沒有那樣的膽量……

（待續）

——版權文章，轉載請注明出處——